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四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　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王　焜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四　　明　周復俊　編

記乙

唐興縣客館記　　唐杜甫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惸獨而和其封内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于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

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壯作之閈閎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太山兩旁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櫩複霤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實踈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茂樹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予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

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果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予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於館之醞醢醎出於私厨使之乘駟𩡡辦於私廐君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若觀宇不脩而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

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歳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也

夔州刺史廳壁記

劉禹錫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

門王公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於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令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

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於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禹錫記

懷嵩樓記　李德裕

懷嵩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内庭常僚九人丞弼者五而十數二字集作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與集無此三字三川守李公而已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韋公鎮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庾公舍人李公既太和己丑歲復集舊老聞集無聞字同升

台階或纔歎止與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黄犬之悲則(集無則字)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疲苶多病當驚北叟之伏(集作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集作隱)曲軒旁隱(集作傍施)壀堄竹樹陰合簷楹書昏喧雀所依涼飈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宼篠而近對佳(集作嘉)樹(廳前舊有大辛夷樹亦為草木所蔽)延清輝於月幌(集作觀)留愛景於寒甍(集作榮)晨憩宵遊皆有殊意(集作致)周視原野永懷嵩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庚公

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申月庚辰日集無此三字銀青光禄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望雪樓記　鄧衮

上纘位年京兆公繇亞判牧彭搜鯁治蠧化者耘而草之不易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弊壞者咸理新之明年秋作望雪樓訖功俾進士鄧衮銘之園蜀之郾截如巨砥厥郡維彭比西天屏危碧峭青裛霄摩宾鯨跳

虬奔限巒隔番上排雪峰延疊萬重鶴㲽瑶駢月積綃
鮮振古不沕四節一色皎皓披飄寒錮陰膠光涵二水
冷射千里仁哲所嘉名之玉壘公來未朞畢完瘵凋乃
於崇墉作為麗譙長材羨工不伐不徭趾故規新不僭
不驕經之浹辰翬飛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焉一
登神滌煩銷他日徵黄羊碑召棠下客貢銘永播德芳
先是王僕射濳蕭桂州祐繼守斯郡二公陶奇撰幽不
乏心匠于西湖臺島花竹列植布置罔不究妙維雪山

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天待我公作賞跡乎昔西漢
進儒術臣多真方魏晉扇虛玄吏采風流孰若公精六
籍練衆務藴張趙之幹敏兼王謝之清雅辯辭盈庭奮
毫電飛具牘百幅歴晬氷釋前可以折獠之之角近可
以挫戴胄之銳則不止有逸暇覽眺蓋雄節大旆師長
列侯方鈞平衡肅和神人廹期矣衮不佞饞公竒績覬
識士和望雪不取於澄心瑩目將以思潔白登樓不取
於櫛清沐曠在掾上睨下察人之利病亦敷政之嘉術

也大中元年九月記

益州重修公宇記　　宋張詠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城方廣七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并湮没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民户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逆順增損出諸史牒此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中北也唐玄宗

幸蜀升為成都府唐末政弛諸蠻内寇高駢建節即時驅除以為居人闤閈多縈腫疾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里清遠江元在州前築羅城開移今所顧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鼎遠人得以肆志王建盖知祥迭稱偽號乾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偽册勲府為治所淳化甲午歲土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是年降府為州危樓壊屋比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歲詠始議改

作計工上請帝命是俞仍委使守以董于役其計材也先二年討賊之始林菁陰深多隱亡命詔許其剪伐以廓康莊得竹凡二十萬木椽二萬條賊亂之餘人多違禁帝恩寛貸捨死而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為瓦較日減工人不告倦歲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闕乏毀逾制將顛之屋即棟梁桁櫨之衆不復外求平屹然臺殿之址即磚礎百萬之數一以充足其計役也得繫岸水運一千人更為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歸當午

乃息冬即辰後起工迨申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也自夏徂冬十月工畢無遊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成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為四番約旬有代指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土資坊墁之用與夫塹地勞人省功殆半其東因孟氏文明廳為設廳廳廊有樓廳後起堂中門立戟通于大門其中因王氏內西樓為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迴廊廊南暖廳屏有黃氏名筌畫雙鶴花竹怪石在焉衆名曰雙鶴

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在焉其畫二
壁洎鶴屏皆于壞屋移置因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
暑也二廳之東官厨四十間厨北越通廊廊北為道院
一廳一堂厨與道院本非正位葢撙減古廊二礎之外
蜀地所安也涼廳西有都廳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
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為次
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隱故也涼都二廳南
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

公庫直室客位食廳之列馬廄酒庫園菓蔬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跡篁竒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二營南有資軍大庫庫非新建附故書改朝西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平僭偽之跡合州郡之制允謂得中矣不損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七百四十間二營不在數有以利事矣若使木朽而後計役耗官損民何啻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足紀錄且欲旌其削偽為正無慼遠民使子孫不復識逾僭之度恭以給

事聖門上賢當朝碩德立言稽事理合化元不虗美不
隱惡文成筆端動即不朽欲憑實録以光遠方其輿修
事蹟已述在前給事中判昭文館事安定梁周翰係曰
夫九州之險聚於庸蜀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
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獷驁而奸豪生因龐雜而禮
義蠧故朝廷精求良牧憂在遠人每難其材頗精厥慮
亦時有違拂上意侵鑠下民理絲而數棼澄水而屢撓
公屬賊鋒肆虐之餘主將驕兵之後收其污染滌恵澤

以天波拯其傷夷示大造於聖詔萬族有其生意比屋定其營魂伊公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顧公府之故治皆僞政之遺基乃削大壯之宏規俾循列郡之常式不勞弊于民力不縻散於國材歲未云周民覩驟改凡視事之所洎燕勞之堂寮吏之所休游賞之所適竹樹花卉所至畢臻自韋南康驕悍之餘孟知祥僭悖之後共安其遇習以成風若令之所營實敺以合道輕浮濳厚凶悖寖仁循吏所能允克皆踐蜀採訪之吏亟以狀聞而

酬庸之恩遄當下霈叅王事之庶政翊大君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威乃中外之同詞也周翰柴愚有素顏鑄寧希自罷禁林出判上館漸迫老傳之齒復多負薪之憂滯思本微小才疑盡遠承延矚久未稱懷蓋明公語營繕之源敘致周密垂勸戒之旨通協神聰止以寵示知文便為貽代之式輒書後係聊賛元功時學士侍郎受代歸朝之年撰行之日周翰謹述於高碑之陰云景德三年記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家視其民如所親之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息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為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

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誡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致榆薤葱韭口有常數二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菱芡養蠶織履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畧按古而求蓋幽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悦服去則見思風迹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

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與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抗志以涖事無茍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於郊野皆得其歡知茂才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圮政閒事隙謀以葺之遠倣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庳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有以謹其藏賓客戾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突以備燕饗凡

為此者葢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
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
以治舍為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客
有踐其境造其門外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
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閎闢而大奥阼別
而正囷倉廏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
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土俗
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政

乃具四美令茂先之治大槩如此故予樂為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他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新建備武堂記　前人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合哉人之情狃常習故捨先機取後患葢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兵為之用治軍抗武於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為最重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

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
季桂陵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
警議者知三路之為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為輕豈善計
乎夫蜀之四隅綿亘數千里土腴物衍資貨以蕃財力
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謂外府北倚劍閣險絶天
下東連獞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獷彊唐天寶
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
西郛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圮則姦豪憑險

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税歸中國吾朝混平宇内恩柔威御咸有深意淳化之際吏暴於上澤壅不流經制熸矣民心懷危盜慼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鄉風輒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為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也馭兵於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一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

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傍睨震動耳目實鎮守之重移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吳欲去州郡兵以銜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為非是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既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因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

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尚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於此不獨為蜀之計乃為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為儒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為世法孔子序録附於王言春秋書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闕奥訓盖一國之大事謹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叙本末及其歲月

銅壺閣記

吳拭

府門稍西五十步慶歷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漏閣以直午門嘉祐中先公簽書府幕事拭侍行猶及見閣以八分大字題其額曰銅壺巋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七月乙酉閣灾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拭承乏尹事始至府視閣故處累土如臺然問吏吏曰前尹蔣即臺為門治材略具朝廷亦嘗賜度牒售錢六百萬有奇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今安在曰材為他所繕脩輟用之

錢則吏官專輒免費矣拭曰午門既臺門也茲惟閤之宜奚臺之有即日便徹累土圖閤如慶歷時戒府以本末聞計臺顧給吏官向所輒費錢檄旁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辦計使者然之於是府委倅路侯康國安侯章成都譚令愈華陽趙令申錫供奉官城外巡檢段希戡供奉官監養馬務高士若總領分涖凡役事拭謂是舉也非聞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弛而姑置之猶前日也並馳驛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半年占於龜筮得

九月壬申於是命工如所卜日迄十一月戊寅告成通

閤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廣十丈深

五丈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瓴甓甓甃厥有彝度

中設關鍵闢闔惟謹此邦士夫若稚若老相與讙曰吾

邦之壯觀矣使地理書而可信吾邦自是其罔弗吉矣

他日大合樂以落之酒行拭語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

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蓋號令不能相聞故令之

各以其物省繁趨疾以便事也然則漏刻之作周官之

所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則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故也按閤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肅所制蓮花漏於下閤灾漏毀閱十載更六尹於兹今吾閤成漏悉如燕製匱一壺一泉一箭四十有八銅烏逼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二百刻十二辰率是箭而定凡我將佐若掾屬吏士時其寢興悉心公家以弗懈厥職尚何瞿瞿狂夫之聽哉雖然閤成非難不擾乎民者

是為難上既賜以閣成之期又慮夫因閣而擾也迺勅
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警察其事夫為民之長而不
知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府園觀修築
締構殆無虛日而藻繪鏤刻窮極技巧會不以殫財蠹
民之為念此曹不擊於中執法不刻於司財非幸何也
今營閣以嚴漏刻正周官之法上猶以為擾則民受弊德
音督訓至申言之此君等所具聞者請與君等體上之
所以仁民愛物之至意終身銘之以庶幾不忍人之政

於是客皆起曰敢不拜幸公録今日語并以屬來者覽觀焉

重脩西樓記

吴師孟

師孟下賤多病而有登覽之癖嘗有異境佳處層樓危榭不問遠近必往觀焉然後沈塞底滯憂愁無聊之思隨望暢釋故成都觀樓之盛登覽殆徧獨西樓直府寢之北謹嚴邃靜非紊僚賔客不得輒上每春月花時太師置酒高會於其下五日縱民游觀宴嬉西園以為嵗

事然亦止得到其廡序而已自數十年來柱欹礎墊傾頹已久震風凌雨顛壓可慮常以大木數十乂牙撐扶行者疾趨坐者寒慄蓋無記石可考其所建年代訪諸耆宿近百歲者漫不省之飛梯凝塵人不復上者幾二十載更十餘守重於修完非牽陰陽則憚勞費嘉祐六年東平呂公為蜀守其明年顧謂僚屬曰民有室廬尚或繕治以成都總府事體雄重為天下藩鎮之冠茲樓之名實聞四方基構竦壯復為成都臺榭之冠予平生

所歴郡國多矣求之他處無有也壞然後修厥費茲廣於是驛獻其狀旨報曰俞乃鳩工於營掄材於塲經始於孟夏落成於初冬調費計工率如其素高明爽塏曩觀來復簷拱翼褰勢若飛動又明年春復為花時之會酒半揖賓而上凭欄寓目氣思飄飄空濶川平一瞬千里江山草木紫翠明潤宮刹臺榭四面環向次第高下如揖如侍民居十萬室棋布目前遠近之物容四時之風景蓋千態萬狀不可得而狀也南陽公治蜀歳餘居

一日顧師孟曰昔我先正忠憲公來鎮此邦吾得侍行與伯仲日遊其上今予獲繼先治復登此樓景物依依緬懷疇昔雖忘情者能不慨然且嘉呂公不憚小勞不牽流俗復積壞將顛之屋與民共樂之斯誠可尚也修廢舉壞春秋所與子其為我志興修之時師孟生長此土樓之興廢實少長耳目焉矧獲從諸公游息於其處有年矣顧書其事與其歲月使後人再修時得以考信焉

錦官樓記　　呂大防

蜀居中國之西南于卦為坤坤有致養致役之義而風俗肖焉土地之毛善利絲枲為之繒布以給上國貿於陸則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折之坂航於川則冒瞿唐灩澦沈舟不測之淵日輸月積以衣被於天下此之謂致養織文錦繡窮工極巧其寫物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可掇連甍比室運機弄杼燃膏繼晝幼艾竭足以供四方之服玩此之謂致役錦官之職也有致養之順有致

役之恭上自帝后之服禁省之用而下至疆臣戰士之予賜莫不在焉官廢久矣故時貢篚以絲布散於市民至期而斂之或苦惡不中程或得輒私費急無以償則破産而不能贍元豐二年六月府言於朝曰歲貢錦綺紈羅度以足者萬四千其尤難治者七百三十上布之費總二百七十萬募工而湼籍之人歲費三十千八十人而足則不煩於民而得良物以充貢詔可之乃度府治之東治室以為織所興閣於前以為積藏待發之府

所以達風燥而遠卑濕也明年五月又詔以其所為上供機院特置吏以涖之凡歲貢之在官民者悉典領之益治綈錦之精麗者千闕百端募工滿三百不足則僦庸以充之大率設機百五十四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莂之屬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用足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二十七間而後足居噫修貢職供詔用

藩臣之所宜先而常委於市人之手盖繇僞邦苟政利於賤市遂廢服官之職因而不能改今商於籍工置吏之費則積習流弊衆為蠹賊實有出於公而不入於織絍之家者盖亦多矣恭惟聖制更新使民不復被其擾而吏無所容其姦足以度前古而垂後世矣大防承假守之乏實聞其命輙叙其所以然

辨蘭亭記　　前人

蜀有草如萲紫莖而黄葉謂之石蟬而楚人皆以為蘭

蘭見於詩易而著於離騷古人所最貴而名實錯亂迺
至於此予竊疑之乃詢諸游仕荆襄者云楚之貴蘭舊
矣然鄉人亦不知蘭之為蘭也前此十數歲有好事者
以色臭花葉驗之於書而名著況他邦乎予於是信以
為蘭茲之楚辭又有石蘭之語蓋蘭蟬聲近之誤其葉
冬青其華寒其生沙石瘠土而枝葉峻茂其芳不外揚
暖風晴日有時而發則郁然滿乎堂室是皆有君子之
德此古人之所以為貴也乃為小亭植蘭於其旁而名

曰辨蘭無使楚人獨識其真者亭之意也

分弓亭記

范謩

蜀自岷山沫若水外即為邊境熙寧以来歲遣禁旅更戍令留屯戍者合土兵凡十有七營邊久無事軍政廢弛游手工技皆得編名籍中而鎧仗麾幟至朽敗不可用乾道六年蠻寇雅之碉門九年犯黎之虎掌殺州從事掠居民以去勢駸駸若無所憚上憂之命敷文館學士吳郡范公自廣西經略使徙鎮全蜀公至即以練兵丁繕保障抗章

驛聞上賜詔嘉奬於是簡士卒之驍勇者别為一軍壯且少者次之罷遣其老羸者且示以坐作進退之法非風雨不休而尤加意於射以為蠻夷所恃崎嵚大山掩翳叢木出没其間若猨猱然吾禦之者非刀矟所能及乃取弓人於綿弩人於閬相膠析幹治筋液角極六材之良闢廣場于府舍之北築亭西向摘杜少陵酬嚴武之詩名之曰分弓時輕裘幅巾引數百人按試技力而賞罰其勤惰未幾軍容一新悉為精鋭蹶張者至千斤挽强過六鈞而命中

者十八九於戲盛哉公嘗至亭上顧語其屬曰誰謂蜀兵孱乎牧野誓師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與焉蓋今東西蜀與巴郡是也諸葛賛皇二公勳烈偉矣其平蠻討魏飛星流電之軍豈盡出於西北哉士不素習而使之操弓挾矢馳危蹈阸未有不顛仆者非獨蜀軍然也今吾軍既練於昔而猶有所慮大抵興滯補弊用力甚難而敗之至易經營終歲而荒之十日前功蕩然矣故曰屢省乃成欽哉功成而弗省省而弗屢此唐虞君臣之至

戒而吾亭所為作亦欲取以自近而數省之耳公大儒退然若不勝衣而經綸方畧小用之已如此况擴而充之乎所謂收滴博之戍奪蓬婆之城又何足言哉亭㧞于淳熙乙未之季秋成於明年之仲夏命暮識其歲月故併公語記之

籌邊樓記　　陸游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為

我記按史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劒南實始作籌邊樓

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爲僰道黔中越巂

諸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

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

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

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强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

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北而歸也盡能道其國

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北出居庸松

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國内事雖彼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盡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寛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

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游曰請并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惜陰亭記　　京鏜

予聞乖崖張公鎮蜀時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服為神明公謂鼓角為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自予至成都首訪遺事所謂郡樓即今之銅壺閣也樓屹然自若銅壺則亡其實矣因詢其漏法則寅申巳亥陟降其水者凡四既無所依

據且其箭以七日半為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卻頻數不無差忒因喟然曰此人而不天豈東坡所謂毋意毋我而得萬物之平者耶知成都縣事臨邛宋朝英於漏法甚精予屬其籌鑄壺刻箭始更其法測午中之晷為升箭之初畢百刻而後易仍以歷象考七十二候初末昏明晝夜短長之數日異旬殊差布於箭似能以自然之理求之天者復為圖鑱諸石且名以惜陰有問其然予告之曰人性勤惰得之天而不可强也使後世皆

陶士行則此圖為賛人不能皆上智下愚凡有懼心者即可進於善矧人生誰能滿百稽令滿百亦不過三萬六千日而已幼穉耄期之時且三之一前賢功業窘束於二萬四千日之境人以壺漏為盈也而不知其年之縮也人以箭刻為升也而不知其年之降也以器之進知年之退尚能充其涓滴之善於其身如水之盈能積其圭黍之功於其民如刻之升則予在蜀之日尚無負予惟懼也尚借此圖以銘諸坐右云

都大茶馬司新建簽廳架閣記　楊天惠

茶之入以息計者凡二百萬馬之入以尾數者凡若干而其奇羸其孳息溢於常數者不在是焉每數以其八分實塞下又以其課登詔王府故自階文龍茂並塞之區以及洮岷湟鄯窮邊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賜待我而後出入食飲其為利害不博且大哉利如是然其取於民者民未嘗怨而市於羌者羌未嘗厭也蓋其法市茶以平權估馬以優直惟其所便一切捐以與之故

來者滋勸矣則募健卒僦餘夫番休遞行輕鶩而疾驅不涉月達秦隴則固以享十倍之獲矣其所取既不苛而所獲乃不貲如此故由元豐歷元祐更紹聖時事數化國是屢變至於此法莫之能改也非不欲改也是誠有不可改也已然使者所統地大以遠故使事之繁常稱之事鉅以繁故文書之夥亦如之凡縣官之所裁可而行下者途無曠郵凡郡邑之所關決而須報者庭无虛跡日者有司常慮其多而易逸久而必亡也悉總為

書而類次之復闢故屋而別藏之然而因陋就庳規模褊小下潰旁束黝昧不爽文牘後至者或無所容之而幕府治事之廳尤爲褊迫羣吏晨趨肩尻陿掎喋跡側足需次乃進前此葢有病者矣而未遑改作之功令使者黄公實始命揭而新焉度地若干尋爲屋若干楹其廣若干其深若干經始於元符己卯之秋落成於明年庚辰之冬視其中則大軸山峙方截雲委望其表則綺疏華煥門序峻整赤白炯發觀者增氣時彰明縣令楊

某聞而竊言曰夫金穀乾沒之弊根於胥吏緣絕之奸萌於圖書之逸亡此吏治之常蠹尚非其大者也夫惟朝沒其一焉遺其日暮絕其一焉闕其月積日引久遺亡猥衆則其成法與存者幾何是其為蠹不既大矣乎今黄公為是顧欲與成法為無窮計此其念慮深遠矣是固不可不書也乃沐浴而書告於公而刻之

轉運司興西樓記　　李石

岷為蜀山之傑俯瞰井絡於天西維者皆平川也環山

四蘶凡府寺州廨丘里之室郊遂之居得以審埶高下隨方廣狹敞樓觀鑿户牖延空光揖秀色如植如負如飛如鶩熙而陽肅而陰四時朝暮開闔晦明者皆岷山雲氣往來日月吐吞也成都官治多勝處端倚此山向背為重異時名輩接武於此往往貪得擷取為懷袖几硯物神明之所激妙奇異之所鍾萃浩乎廓然文章事業不論其人胸次氣象可知也頃以邊圉多事要塗貴人尚不得緩帶為治而金穀計筭踽踧糾纒求如曩者

燕笑豈弟於左右升降以無負西山之勝非曰不能有所未暇況俾之一日之葺茲豈其時使者潼川任公將漕西蜀方有司吝出納以幸集事獨能以約致詳以靜致動視族庖鈌折於大軱一割者處之裕如先是有堂名讌思層堂作樓而未名大抵歲久支撐懍若將壓焉者棟墨塵蝕斷碑卧草讀之則趙清獻公之經始而文湖州為之記審矣可以躋可以宴可以憩息昔之所在誰續誰似官如客寄屋如亭傳風雨鳥鼠不經人意且公

則壞之私則營之豈人情哉於是即舊圖新用力不煩芟荒撥穢程績為多因以爽西名樓并繪清獻湖州二像於壁曰吾非敢作也自有此山以來如湛輩未問至于景行無窮斯人斯文與岷之三十六峰巍峩於目者可磨也哉石竊謂開物成務此學也妙之於道任重道遠此才也寓之於仁固有以媚世為學淺粗與農圃同役以適俗為才競走與蒱博爭路智跨力攘終為凿人不知君子曰道曰仁將以澤物庇民而刻意細技有不

足呈盍亦藏之於無所思慮毓之於清曠粹夷放之於虛名爽塏宵爾心化倏爾神運而天道以行矣公所以嘯咏一室以風示吾儒仁義忠厚之實且因蜀山㡘舒為吾民休戚之占非特登臨觀美而已雖然斯未足以窺公之盡會公有旨召東去落成登樓之賦客有未具若乃歲月大槩俾來者有考似不可無籍

鈐轄廳東園記

楊天惠

山林泉石之勝閒曠靜深與人跡相絶如廉夫節士冲

澹高簡子立塵外使人一見之名利之心都忘雖平時貪黷忿躁胷次焰焰未易撲滅者亦復念慮灰熄得大自在於一息之頃然廉夫節士多釋蛻埃壤自放乎山巔水涯披莽蒼而耕橫清泠而漁甘守枯寂不可褻邇而山林泉石之勝常宅乎幽巖絶壑崎嶇險阻之地非離世遁俗捐妻子情愛棄富貴利達長往而不返者莫得以享其樂也成都西南大都會素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乎通逵層樓複閣蕩摩乎半

空綺縠晝容紈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媌靡曼裙聯袂屬奇物異産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市黄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跂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夢見之哉益州路兵馬鈐轄种侯治其後圃為池亭臺榭植佳華蓺美木館宇星陳欄檻翼翼於闤闠鼎沸之中而有清流翠陰蕭寥傲睨之適易喧而寂變劇而閒易其所難而致其所不可致茲不亦異乎惟舊有池泉實煙塞涸為枯泥偶新泉破池

而出從而導之則故泉繼發灩沸衍溢滙為澄瀾因築堂其北命之曰雙泉挾以二軒曰錦屏以海棠名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為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為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為大亭曰三友以桃杏梨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緑淨曰連碧雙泉之北有老柏數十株巨榦屹立為亭其中曰翠陰復樓其東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峰下曰五峰洞泉為山館水繞環之宛如山間也於是來遊者舍轡而入門則塵容俗狀如風

卷去俯青泉弄明月睇層巒之峩峩悅鳴禽之啁哳風露浩然煙雲滿衣主賓相視仰天大笑初不知其身之在錦官城中也嗟乎侯之才力智思亦高且深哉埏埴風物吐吞光景來清游於萬里收成功於指顧然則推之以撥亂解紛舉瘡痍疲瘵之俗而登之華胥之國吾知其不難也已抑又有說焉僕守簡池連歲以撽闕四川進士試文凡一再至少城至必謁侯侯輒具宴俎以相酬酢闕其後圃荒茀不治無異村疃侯其意者以國

步方艱未暇有以自營也今年春解紱陽安來謝諸臺距前時不越數月耳而土木一新恍如幻出不覺失聲驚歎曰是何神且速也蓋鄰境交懽太母來歸遠近內外和氣充塞令者不樂將何時而樂乎於戲若侯者可謂能與國同其休戚矣是皆僕之所喜書而不得辭者也侯名湘守楚源豹林隱君之後浮休居之外孫説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元帥之風云

雙流縣令題名記　　楊天惠

二江令廨之東偏有故題名碑廳存焉石理踈惡字畫漫漶固難於傳遠而規置短狹追琢幾滿又無以待後盖自咸平以後雖歲歷僅可識然或并著到罷或頗脫弗著不能皆詳焉朝奉郎知縣事李侯嗤其然亟礱石将易之前馳書求余記某曰李侯子之易此石也将書日月紀官次為新故授受文具則某無以言矣将揭姓氏彰善惡為銅墨坐右炯戒則某且效其說古今論賢令咸曰西門豹之投巫嫗董宣之格主奴何異于之焚

詔版此數者誠難能然某弗尚也以為是特奮須臾之決就譎奇之名耳非所以為中行法也彼縣令自有職調護柔良知其疴癢謹察幽隱達其嚬呻經以德義緯以法理主以質實附以文雅若是者顧不足就名耶而何以驚世之迹為令夫侯所謂賢令使人愛思者有能出此耶而所謂惡吏為人譏詬者有能為此耶嘗試以此迹前人姓氏而尋善惡之實吾知其不可掩已然吾聞二江有三相皆僑縣尹也縣人頗矜以為寵帝名其

廳存其像而鄉先生鄧公又載諸詩以實之其一人乃唐逍遥公韋嗣立也當時之政號為二川最人以故到於今傳之其二人則名與像俱亡矣意其政無他異故易泯也嗟夫以公相之尊等縣令之陋名數品級孰為顯晦然朱邑為嗇夫去今千載猶歆歆起人意而二人者生雖貴重無二死曾不得與桐鄉烏鳶共飽此可為吾大誡夫惟毋陋微官而恐忝所荷有如潘河陽之志則韋公無難為也決為之而已矣李侯字聖舉由華陽

遷此邑再以治辦聞亦近世賢令之一云

漢州三賢堂記　　侯午仲

天下果無正味乎何嗜而皆期於易牙果無正色乎何姣而皆期於子都果無正音乎何聽而皆期於師曠夫三者之正與不正雖智者之所不能詰然以天下皆期焉則吾雖從而謂之正焉可也葢天下固有不期於三子而目以為識味别色知音者矣然甘吐渣以為膾炙眩空花以為真實惑蟻動以為牛鬬是皆舉天下千萬

僅一二焉則亦烏足以害其為正之說哉且是非賢否之難齊而不可為定論也久矣自孟子論善士已有一鄉一國天下之別識者疑焉夫士一也善於一鄉一國烏有不善於天下者孟子安用銖較寸量等列堦升之為紛紛耶意者一鄉一國或得以用其好惡之情而徇其予奪之私有蓋於天下之大善未有不公且廣者則夫善士之論每為之級而必以天下為至焉孟子蓋有微意也綿竹道德文章名節功業之士代不乏人然求

其知名於天下而人無異於善未有如内翰楊公中允
宇文公丞相張公之為章章也士之賢不肖雖無與於
天下之善也然而天下皆以為賢如味之期於易牙姣
之期於子都聽之期於師曠則凡所以為正者其必有
由矣導江鮮于公宰邑之三年百廢具舉凡國朝以來
邑士之賢達者既即學宫而悉繪其像矣獨念三君子
知名天下且素心之所仰慕而祠室未建若非表而出
之何以稱邑之壯於是相公宇之西揭其舊屋而新之

求遺像於三家之子孫而圖之於壁齒以長幼之序被以隱居之服使若其賢初無與於官爵名位者噫公之用意其亦可謂周詳而曲折矣或曰公於衆稠中揭三君子以為賢而特出之則餘容有可議乎予曰不然昔夫子甞嘆宓子賤為君子而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者謂其父兄之所訓誘師友之所漸習莫非君子之道而後子賤始得以君子成名蓋自夫子擊節於一子賤因以見魯國君子之衆然則公之表三賢而揭之豈

特三賢而已哉涉流者可想其源拔茅者必連其茹於此見邑之多賢士而三人者特天下知名之尤而公之所願慕焉者爾然則是堂之建非獨足以表公師賢願學之心抑所以壯邑之觀也非小補矣三賢事蹟著在國史茲不復書

新繁縣三賢堂記　　樊汝霖

吾友沈居中為新繁暇日訪繁土故事則得賢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衛公德裕文饒其一我宋故贈太師

王公益舜良其一龍圖閣直學士梅公摯公儀三賢者李衛公王公嘗為是邑而梅公則邑人也居中於是即縣署之東廨為堂設三公像其上榜之曰三賢堂既成以書抵予曰其為我記之嗚呼衛公之事業文章世傳之史載之詳矣而不書其為繁豈以公勲烈如彼其崇一縣之政不足為公道歟觀其節度西川所以治蜀相武宗所以治天下而所以治繁者可見矣逮今餘三百年父老思之不置以縣署最大一楠四柏為公手所植

此與周人指甘棠以懷召伯何異前任人為此作文饒堂後更名衞公盖得之矣而堂宇褊小不稱及是居中徹而大之并與王梅祠焉王公始守損之年十七以文謁張公詠奇之改今字祥符八年進士後以殿中丞來為邑始至有犯法者鄉所素嫉也公條其奸上府流惡處自後一待以恩信迄其去不更笞一人去而為韶州終江寧府通判位不滿其德則有子荆國文公熈寧間相裕陵以經術為天下學者宗師梅公天聖五年第進

士甲科歷臺諫言事有體仁宗嘉之嘉祐二年與歐王韓范司貢舉得人甚盛時蘇内翰在得中以牋謝諸公而謂公為大臣元老其秋出守杭天子賜詩寵其行後徙金陵河中府以卒甚矣三人者之賢天下所共欣慕也而居中獨惓惓於繁其於李衛公王公不特取以勵己思齊焉蓋以勵來者也乃若梅公則將為一邑勸焉或謂繁於成都為劇邑自梅公以來擢巍科躋顯仕者不乏賢在熙寧為御史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今潼川

呂丞相蘇公皆賢之則有若周公尹正儒在今中興為給事中羽儀朝廷蜀之仕者視為領袖則有若勾公濤景山何獨一公儀氏哉居中曰然吾固知不可一二數特取其所自始者爾而況梅居鄉時實與王相值凡以詩往來者八十六和易而思深平淡而旨遠讀之使人一唱三歎大雅君子也吾喜其裨於風化為刻石其祠矣有能登堂而瞻其像讀其詩雖暴悍者吾知其易直子諒之心莫不油然為之生矣以美化厚俗未有過乎

此也是豈小補哉居中之論如此誠有味其言也予是以書之居中名卣予金堂人建炎二年進士第三人時以左奉議郎知縣事清慎强敏縣學縣南門一新徵科以時庭無留訟逾一歲人安之惟恐其去也有不予信視所作堂亦足以知其人矣

雙流逍遥堂記　　李燾

雙流有堂曰三相具得名最久案諸史牒唐韋嗣立嘗長斯邑政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嗣立其一人也餘二人蓋莫知誰何或曰嗣立父思謙兄承慶仕皆歷鳳閣

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併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戶而號以三相他族不當間此或曰圖像故止一人好事者强增益之俾立三數不知嗣立為相實三拜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思謙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幷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斯邑要當以嗣立為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隨改廣都曰雙流迄今踰五百歲墨綬者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十八人請行

晚益流落而巡察史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在此不在彼當時最課諒非苟相諛悅必有當民心可傳繼者惜哉予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雖居廊廟每自托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逍遥公曼故封逍遥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曼對然察嗣立胸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麗為悅者顧弗能蚤自絕于匪人與楊宋崔趙同執國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羞處汙穢始託此强自洗濯乎

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既五百歲而予實來邑之頹剥残缺固非當時比而余又遲鈍迂濶不堪世用撫循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嗣立之最課若山林則予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勢而兼取之乃即堂之南更啓窓户乘嗣立故封而命以逍遥簿領空隙徜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為斯邑故事云

將相堂記

闕蒼舒

古之文武之道備於一身而其盛出於一門若三代之

英居則坐廟堂出則専征伐春秋之世謀帥御職者皆其卿大夫而伊周方召自其父子至於孫曾皆以此道傳其家而位其國由漢以來文武分為二道而將相列為兩官其能兼資並美固代不乏人推而淵源流衍出於一門名教有光毫髮無恨者抑又艱矣是故以功名相付者謂之世濟以富貴相承者謂之世禄金張許史重侯累將窮富極貴不足為世重輕而六龍三鳳之流聯飛並鶩乗芳於無窮宋受天命神祖聖宗深仁厚澤

涵育灌浸歷四朝而至於嘉祐治平之間風俗之美人才之盛極矣其間光明碩大雄傑俊偉以德業聞者固不可勝紀若其兼資文武出入將相如韓范富歐者豈易得哉求之吾蜀閬中陳氏亦其一也陳氏世有聞人自秦國公省華為左諫議大夫官至太師尚書令其積功累德蓋有自來至公之三子後先舉進士仲居甲科伯季皆狀元由是名震天下堯叟姿貌彊力奏對明辯久典樞密靡不淹貫堯佐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

大小所至必閙居官至宰相堯咨性豪善射在内為學士補外居藩終於節度三子已貴時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皆列侍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陳公教子為法以陳氏世家為榮伯季年皆踰六十獨仲年八十二父子兄弟仕皆同朝内外孫曾合一百一十人而仕於朝皆以材稱可謂盛矣始伯仲季未第時肄業於鄉之錦屏常從其父訪陳摶於終南山摶謂曰三子皆將相然仲子伯季不逮也後果如

其言淳熙十五年臨安吴昭夫以朝使來守是邦其游刃肯綮之間易呻吟為懽聲變陰曀為和氣令修於坐嘯之餘人自化服於千里之外乃以暇日登臨茲山感故家喬木之蔭擬前世三槐之貴爰作新堂於書巖之上庶幾高山仰止之意伻來請名余取圖南之言榜以將相而大書之既揭額矣來請記余以病倦荒落敬謝不能而書來益謹稽之國史考之家傳訪之圖牒而強記之俾陳氏遺芳愈久而愈新焉昔晉初渡江王導卜

其家世郭璞筮之曰淮流絶王氏滅當時以淮流無絶理厥後諸王之盛度越六朝及於滅王之年淮水實竭一時人物掃地而盡袁天綱題錦屏山云此山磨滅英靈乃絶若與淮水讖畧同然淮水有可竭之時而閬山無磨滅之理故此方人物其出蓋未艾不獨陳氏云

相墨堂記　　何鏐

君子之風烈其感於人者信遠矣哉謠峋嶁之碑慨然以思覩延陵之銘躍然以喜君子之風烈至於愈遠而

彌新既往而如在積之者厚矣世之好名刻意從事於浮末其精神心術之運卒不能必其著不知君子道德之實充然溢乎中而爛然燭乎外天下後世顧見不可得往往因其遺蹟以起高山景行之思盖所以為感者有出於語言筆墨之外或可推而至也故資政殿學士兼山黄公裳劍陽人篤信力行尚友洙泗每謂學者由君子之學始於脩身正心極則與天地為一是故以道為主以心體之以經為學以身臨之涵養純熟推之天

下特其餘事先生雖居窮處不求聞知然亦嘗有援天下之志逮事孝祖横經潛邸代言西掖進司喉舌忠規讜論有人所難言者故大叅樓公鑰評之曰先生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司馬温公自以為不及者公皆過之而得其全當是時萬山之名震天下皇帝即位虛席登庸曾未踰時大星隕沈而先生不起矣鏐嘗因是有嘆焉夫君子所負者大而不能用或用之不盡若有物以致之盖於本朝得二人焉明道

與先生是也方荆公當國率意更置舉朝正論無一合者惟明道與語心平氣和荆公每為之動而終不能用先生之學實繼明道且超顯矣而功業亦不克盡見盖明道無死新法之變不至已甚先生尚存儒學之禁可以無作二先生出處存亡實有關於天下休戚不幸皆齎志以没惜哉然君子之於人過其居式其閭思其人愛其身百世在前猶知企慕况手澤之存者近接於耳目之所及寧不寶而藏之乎先生筮仕漫尉壁山後三

十有四年嘉定甲戌之冬繆長斯邑慨念疇昔嘗執經函丈深辱知愛注目經行之地人寂山空規欲綱羅闡見開示將來領事甫爾未暇也明年春邑尉宋君出示先生所著詩書詞數章筆墨蕭散興寄高邁超然有出塵之姿自先生之去歷尉掾以十數莫或表其事宋君於是作堂尉廨之西偏聚而刻之繪先生之容榜曰相墨堂而屬繆記其歲月序先生學術大畧為壁山學者之勸昔山谷跋潘侯所藏五宰相書能屏却不祥非特

一縣章之比其重之如此先生逸辭妙墨豈止與此五窐相爭疆而已哉將百載之後山川鬼神實呵護之可以人之靈而不如鬼神乎先生裒與先君子及鏐往來之帖因以遺宋君丏書其後數語併刻之左右

四賢閣記

黄庭堅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

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别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州守以四公俱賢圖像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於會昌四君子相望凛然猶有生氣忠民每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㩀式焉紹聖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字聖涂下車問民疾苦

曰吏驁而民困故聖涂為州拊養柔良知其飢飽鉏治猾姦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弄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駃吏羣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且嘆曰白頭老翁安能碌碌畏吏苟民耶亦會部使者察其為姦而聖涂治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詠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葢士安即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郡最暇豫

有聲耳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
鳴玉溪登龍昌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
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
花一竹皆孜孜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枝數百株移木蓮且
十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詩涪翁曰
為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方沐浴縣官
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
樂善矣樂天刺忠州於今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緦緦

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蕪没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熟巴峽之風土又其聲强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為遠郡守乃敢慨然不倦興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元和已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于是乎賢於人遠矣

夔州都督府記　　李貽孫

峽中之郡夔為大當春秋為楚之國在周曰魚復在漢稱固陵在蜀號巴東皆郡也梁為信州逮我武德復夔

之號亦為州始都督黔巫上下之地十九城是後或總七城或為雲安郡或統峽中五郡尋復為夔州都督之號或加或去今稱夔州都督府州初在瀼西之平上宇文氏建德中王述徙白帝城今彭衙是也東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廟白帝公孫述自名也後人因其廟時享焉䕶宇飾偶煥如神功怪樹峯笋踈羅後前鋳山險濤望者驚眙又有越公堂在廟南而少西隋越公素所為也竒構隆敞内無撑拄嚑視中脊邈不可度五逾甲

子無土木之隙靜而思之以見其人之瓌傑也直南城一里得巨石為灩澦地載之險此其淵壑獨峯兀頂萬仞萃拔高濤坳嶽奮躍抗轉獰龍護堆沸泳瀄助瑟反浪窮年縋綆不究其次瞿塘暗導勢列根屬水魅施怪陰來潛徃城之左五里得鹽泉十四居民煑而利焉又西而稍南三四里得八陣圖在沙州之壖此諸葛所以示人於行兵者也分其列陣隱在石壘春而潦大則没秋而波減則露造化之力不能推移所以見作者之能瞿塘

驛西有蜀先主宫瀼西有諸葛武侯廟皆占顯勝城東北約三百步有孔子廟赤甲山之半廟本源乾曜廨常為郡參軍著圖經焉其後為宰相今其地又為孔子廟傳者稱為盛事矣東水行一百七里得縣曰巫山神女之廟楚王之祠高唐陽臺之觀朝雲暮雨之府形勢在焉西水行二百里得縣曰雲安商賈之種魚鹽之利蜀都之奇貨南國之金錫而雜聚焉其人豪其俗信鬼神其税易征即知其民不偷長吏得其道者莅之猶反掌

云會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建

制勝樓記

董鉞

蜀稱天下至險之國陸有劍門水有瞿峽設為兩關以扼秦楚之衝一夫當關百萬之師睥睨而不敢進五代之亂孟氏盜有其國垂四十年宋宅中土開一統之運而分遣王全斌出秦塞劉光義率楚師水陸並進而兩關俱不克守俘偽昶於闕下顧天命人謀有足勝其險者予嘗客過劍門徘徊周覽切歎太平之久而警備潤

畧及承夔部之使而瞿峽適在部中其備徃徃加濶畧於劍門迺請於朝曰夔州古雲安郡節度寧江軍舊治瞿峽之口景德中詔徙今治距峽口纔八里實據上游宜城夔以鈐截其險尋既報可會東宫舍人程君德孺來同漕事協濟其謀大合役於熈寧十年春正月之巳已而考以夏四月之甲午未幾尚書司門郎王君仲祥繇夷陵選領州牧行閲新城以規畫餘事得川圃故月臺者屹倚城側因展廣而增崇平接城面而方楹橫棟

經構大備内疏軒檻以還月臺燕游之舊而外嚴敵具以完壯形勢一日予三人者相與臨登其上四望羣山參差拱揖於雲煙縹緲之際而紫翠環合以為女墻之衛面有白鹽赤甲豆倉勝巳卧龍馬嶺之列峭崒淩空而直上斷闕偃半而平削至於猱蹊鳥徑高下隱顯於荒苔秀蔓之間南顧江流遠經益都旁郡而斜引嘉陵之源雜匯以蠻鄉獛社澗谷崖竇奔衝滴瀝之餘而夾以東西二瀼以當三面之壕而有三鉤之鏁八陣龍脊

之灘與夫灧澦馬䲼之變怒聲激石而洶湧晴影隨波而搖曳至於漁舠商舸往來出没於窮濆㵎滐之側嗚呼江山之勝不亦盡得之乎是在物者也因而言曰物有勝形人有勝幾形吾所以致用於周旋指顧之内而幾吾所以應變於無形不測之外䕫為一路都會而領州牧者皆用武人近易文吏乃總一十三郡甲兵盜賊之政葢當左右全蜀之口而蜀之郡邑貊夷漢錯居而負恃險阻易生姦孽比嘗覘伺罅隙或肆侵剽今茲隱

然有金湯之固將使之聞風望塵而魄散膽落於崎嶇巖箐之下是豈徒得之勝形亦所以得勝幾也宜命之為制勝云二君皆曰然請書而刻諸石元豐元年秋八月戊辰鄱陽董鉞記通議程之元篆額鉅野王延禧立石

夔州重葺三峽堂記　宋肇

天下之險莫險於峽江峽江之險莫甚於瞿唐蓋兩川回薄崎嶇萬里跨西南諸夷獠遐荒合牂牁越巂夜郎

烏蠻之水小大并呑南北向背始則就下為汙流濕成浸漸至於縈回曲折逶迤澎湃其終也瀰漫浩瀚掀騰洶湧咸歸納於江之峽口者實水之會夫兩山對立萬頃一注故至此而艱難齟齬危險側也余以元祐八年五月持節本道同使張塾家父一日相與訪峽中古跡而得舊鎖江亭於故城之南隅其巋然獨存者但頹垣廢址而已因語夔守趙仲逵平父既廣昔構而又易新名其曰三峽堂者西峽巫峽歸峽是也茲堂為巴東上

游盡占江之勝然而一有登臨觀覽則景色雲物逡廵而異是皆人情參差不齊故使悲歡憂樂所得未嘗同也請試言其所以方其倚檻憑欄四顧遠眺長江急雨飄風怒號奔走轉石萬壑雷動驚湍駭浪喧豗震棹蛟鰐蜿蜒神怪叱咤若馬陵伏弩之射麗涓灘水決壅之擊龍且此西遊不得意之客方且隕心喪魄失筋停柸愕然而歎也洎至瞬息之間一俯一仰雲煙變滅山川發露草花纖濃炳若繪畫松石奇怪旁出雜見巫峯高

唐想像髣髴襄王怳然而若遇宋玉斐然而成賦此西川行樂之士尚猶極目縱觀促席勸飲歡然而笑也迨其灔澦春深魚復漲緑風雨晦冥龍吟其下白鹽赤甲東屯西瀼斷崖奔峭安流逆浪遠近因依左右映帶則坐中能詩之流莫不擁鼻拄頰聳肩側身浩然而歌也又有沙岸石磧名灘古渡白帝武侯之遺跡永安八陣之故處荒烟野草廢宮舊戍遠樹平蕪孤村別浦牧童漁父棹歌牛唱深林巨谷重巖複嶺懸猿舞鶴飛鳴坐

嘯則席上多感之子有至搔首撫膺掩袂沾裳泫然而泣也客有誚余曰子作三峽堂記而有笑歌嘆泣之說子胡不忘是四者而付之一醉彼醉者劉伶阮籍之徒皆所以全其真而名後世者也子獨求異於數子乎余曰有是哉今幸不從監河侯貸粟則吾將以大江為飲凡雨雪之朝風月之夕所謂登臨觀覽行且無時而不往也亦不復問其悲歡憂樂之所來一寓諸酒矣尚庶幾有以自託於酩酊而廁跡二人之列也可矣客曰唯

唯元祐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朝奉郎充夔州路轉運判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肇記

開濟堂小記

何耆仲

堂閲歲久垂壓矣淳熙彊圉作噩瀆山何耆仲假守舉而新之因訪善本重肖侯像摘老杜兩朝開濟老臣心之句字堂顏任汾以巫山尉來董事春二月乙亥落成凡用民十有五日之力

雲安橋官堂記

雲安漢朐䏰縣北隷巴郡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按班固地理志有鹽官厥後吏於此者大抵汩汩於貨殖日治鹽筴商較析秋毫獨橘官則廢已久矣三江張子建來為縣之明年政修民聽於是即治之所西偏建堂榜之曰橘官亢爽宏緻絶出故常而圭黍不以煩民又市橘數十本列植於堂下緑葉素榮鬱然可喜至者無不喟前之蕪茀而愕今之美煥也會予自政府罷官西歸道所從出艤舟留浹日子建觴予堂上而屬予記今夫官

於巴峽之地者以夫飲食宮室及使令之樸鄙遐睎近矚
荒梗而蕭寂則皆有侘傺不自聊之心往往愁居懣處
數日而覬去是以見於事為率鹵莽因循无持久之計
政之不舉而民被其患常必繇之夫地有遠近內外然
鈞天子之郡邑也有社有民有祿賜以需餼有徒隷以
奔屬則亦何歉之有顧可薄其官而怠於事哉夫人之
情尚惟其欲之所自肆雖極耳目之麗猶不饜於厥心
惟秉德有常不以外物易其守者則隨所遇而安雖投

之於寂寞之墟内之於荒遐之域彼其中未嘗不超然適也矧惟是邑自後周肇易今名歷隋唐弗改國朝開寶六年始陞為軍建炎中興宣撫使承制迺復改軍為縣吏隸於夔然猶存使名故官儀仍備太守之畧而時節得以需章自達於朝他邑莫得而比也嘗試與子建登斯堂而望見夫崇山複嶺之相繆豪湍迅洑之相陁危欄複屋上下而層出來檣去檝倏駛而交逝嘉樹挺而奇石峙雲煙蔽虧昏旦晦明其變無窮其樂亦無涯

也間而歌屈平之頌所謂遺世獨立横而不流者於以
思昔人意之所存豈不遠乎凡所以寓賞心而適曠懷
雖通國大都瓌壯絶特之觀亡以易之又豈止身寄於
巴峽也耶盖子建於其一邑之事物物焉理之皆各有
其序於官征之所急不得而已者能有以寛之於世之
所忽棄不省者雖一草木之微亦思致其意焉而况于
其民乎是可嘉也已惟一堂之成似未足記然使後之
人能推子建之意無鄙夷此土而於其職所當為者益

盡心焉則民之蒙賜豈有既乎是安可以無傳故予喜為之書子建名仲慶元庚申秋九月記

漕司高齋堂記　費士戣

杜少陵遊蜀凡八稔而在夔者獨三年平生所賦詩見於集凡千四百六篇而在夔者乃至三百六十有一得非愛其山川奇壯風俗淳厚故其寄寓之久賦詠之多如是哉然則公雖下巴峽浮湘衡南遊以死吾意其精爽猶往來於夔子國中也甞以其詩考之其在夔也始寓

白帝城繼下瀼西居後乃移於東屯各隨所寓而賦高齋曰次水門者爲白帝城曰依樂餌曰見一川者則以瀼西東屯作也後人即其處所各肖像以高齋名之所以紀其舊游而欽其風致庶幾尚友之意云爾今東屯白帝城齋像具存而瀼西居按圖經所載漕廨即其故地嘗詢之故老謂舊亦有祠不知廢於何年而齋顔則前使者范公蓀移之東路蓋猶未遠遂使故地寂無一迹良可慨嘆屬東臺有堂歲久弗支梁棟撓折簷楹摧

圮一遇震風淩雨凜然有傾壓之懼議者欲撤去之屢矣予惜其規模傑壯不忍撤乃鳩巨材積東桷運瓦甓而新之竹个木章悉從官市不以勞民既成則取前移於東屯者東齋舊守臨而揭之齋之對舊有公詩石刻成列因肖公像於其中而祠焉於是遺響復存廢典且舉始有以副一方之願夫土木興作或得或失聖人必謹書之故考室詠於周詩復宇歌於魯頌豈以為細故而畧乃令起輪奐於將傾揭丹青於欲壞退食有地

肆筵有所以滌塵氛以舒心目政事之暇可不務乎況少陵忠義之氣根於素守雖困躓流落而一日未能忘君後之來者儻覩遺像而念其行藏瞻齋顏而企其節義則愛君憂國之念油然而生其補於政治豈淺淺哉予猶有望於後之人嗣而葺之俾勿壞嘉定元年冬廣都費士戣記

重修鹽亭縣廨宇記　　李駿

高山擁其前雲谿繞乎後藤蘿松檜點綴崖谷僧居樵

徑隱約可辯而縣之公宇巍然介乎其間每輕颸拂木山月正午嵐光照人溪聲入户倚杖獨立如在畫圖中真隱吏之所居也凡人之情役於動則憧擾而無以歸於静故景之幽閒閒寂者未免為心中之抑鬱胷殽亂目汎濫咽耳浸浸與居闤闠與守天君因之而縈拂則事隨而廢物逐而喪豈勝道哉縣宇久廢不治老屋墮圮前此者非遂以為樂内有所不足則外亦無所顧壊梁壓肩危礎侵步室無容足地而恬不知怪嗚呼彼果何心

哉士無窮達隱顯其所以異於人者不因物而隆替得志則窮天下之欲以自奉失志則斂天下之憂以自戚此世俗之情非君子之心也仲舉之室未必以不掃為是顏子之賢豈特取於陋巷盖所存者道也道有所勝然後忘物以存我内有所樂然後損迹以求心或徼而自足或大而從容或闉之以為功或寘之以見志士之所處豈一端哉抱關擊柝隨牒外補豈敢與此知此則知予之用心矣政事之暇鳩工度財修舊補廢而縣之

公守一旦究然復新非敢以自奉也天下之事與其所當與治其所當治如是而已矣其間掾吏舍宇究不足道故忽而不書

巴州社倉記　　度正

人與物並生於天下之間同於一理均于一氣故君子以為人者同胞之兄弟而物者相與之儕輩也視之如兄弟則必親之而有相友之義焉視之如儕輩則必愛之而無暴殄之失焉知此則知所以為仁知所以為

仁則知所以仁民而愛物矣仁之為道用之一鄉不為不足用之一國不為有餘所施益博則濟益衆顧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則為仁政在下而行之則為仁里里仁之所以為美者非以其有無相賙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故耶往時崇安告旱人將乏食晦菴先生與其鄉之諸賢請於府得粟以貸於其鄉之人免於流離飢殍其年歲則大熟於是收其息之二而藏之既而還其貸於府而以其息為社倉行之數年人以為便淳熙中

先生為浙東常平使者以職入對因條其事奏之孝宗皇帝深嘉其意頒之天下於是所在好事往往各以其私穀推行以應詔旨仁聖之澤無遠不被人到於今賴之近年以來吾鄉之士慕而為之者三趙飛鳳兄弟行之龍多景元一等行之巴川陳孜等行之巴嶽之下行之巴川者合二十家為錢一千緡歲得穀三百石登熟則以價糴之擇一人以掌其穀之數期月穀價暴貴細民不易則收二分之息而糶之以濟貧弱以平市價又

擇一人以掌其緡之錢藏明年其時復行其事歲以為常因其鄉俗之便變而通之於先生條目雖若稍異然其所以惠利窮困之意大抵同也吾鄉地勢高仰無堤堰陂塘之利世所謂雷鳴田者五日不雨則枯十日不雨則槁故豐年常少而凶年常多比年穀價騰湧比之往時不啻三倍然人心不厭猶有閉糴以待善價者而此二十家者乃獨不然豈不足以羞其心愧其顔使知所勸慕然則是倉之設不惟可以利濟於人而其所以

補益名教之功亦不為小矣於是景元一來言曰是二十家者其心固未嘗不一也而數年之後不能保其無倦他日若子若孫又不能保其行之而不廢願一言記之庶其知所警懼而傳之無窮也先正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乘時射利者龍斷之賤夫也愍細民之艱棘不易而思有以惠利之者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夫在事者因其貪鄙茍賤從而賤之因其用心之近於仁人君子而時加貴重之則孰不勉於為善又焉用記

為也雖然或者有所未暇矣無已則有一焉今二十家之所以為此者是必有聞於前賢矣且人物之生本同於一氣也見其一原也則其於人也豈不如手足弟兄其於物也豈不如鄉黨儕輩詩云兄弟孔懷又云兄弟急難行道之人顛連無告而莫之顧者有矣未有手足兄弟顛連無告而不為之惻然動心者也故凡二十家所以不謀而同不約而合者非有見於此耶既以此而開其始欲戒其終使不倦且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

則莫若讀書而講學讀書則理明義精講學則行著習察仁民愛物之心愈久愈光大矣夫如是窮則行之一鄉達則行之一國以至推之當世是烏可得而已也故曰欲戒其終使不倦且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莫若讀書而講學皆應曰然遂書以為記

長寧重建縣廳記　明周洪謨

長寧古梁州之域天文東井柳鬼分野輿地廣記以為漢犍為郡漢陽縣地舊志以為犍為郡江陽縣地薛常

州季宣輿地叢考以為漢牂牁郡之鳖縣三者之說不同盖犍為令叙州漢陽令慶符江陽令江安而鳖邑在瀘州畧外自漢而下縣境所附雖變易不常要之實介三邑間也縣西南東皆鄰乎夷是以常有夷患在宋祥符中瀘夷斗望燒淯井鹽政和中五斗夷卜籠卜漏剽掠村邑元至元間大壩山都掌夷給羿子蠻燒長寧軍國朝洪武以來前諸夷種族時屢出刼村落而為害未甚惟庚午春合兵共屠長寧𢅥民廬舍千餘區縣之廳宇

既煨燼後前尹朱公思通今尹李公顯相繼脩復巍乎其前者為治事之廳奥乎其後者為退思之堂翼乎其左右者為分理案牘之所以至譙門廨舍倉庫廨不畢具縣治自古南面我朝洪武中始易以東向今因之既而李公遣人來求為記嗚呼廳宇完且美矣而齊民之奴虜猶有未贖者也瘡痍猶有未差者也暴骸巖瘞猶有未藏者也托棲蓬蓽猶有未寧者也可不為之太息而痛哭哉為之計者莫若益高其城益深其塹詰戎兵

練士卒入以固守出以克敵則庶乎其可也夫以宅諸夷之淵藪而狃於宴安弛其武備何異入虎穴而不操尺寸之兵者哉將委其身以填虎腹不亦悲乎予故詳縣之形勢不能不受敵與夫不可不用武之故以告為民父母者

中江重建縣廳記　　前人

中江隋玄武邑又曰凱州至宋始改今名隸潼州府而潼川舊志謂潼川壤地瘠薄民物之產不及西川一大

縣則中江之風土大畧可知歷代以來為中江而顯者未見其人得非以其邑小民貧雖善政不足以樹聲聞歟由今尹胡君叔寶觀之則殆不然君浙之永康人先以是邑典史律已公而撫民恵在官八年始終如一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河南李公向嘗奉勑之蜀糾覈吏治乃以君治績聞於朝而邑民亦詣闕言其狀遂進令職邑素寡桑麻桐桼椒漆之屬君教民樹藝遂享其利邑素無陂塘堤堰君教民鑿築而灌漑隄防咸有其

備比歲以來置義倉於山迴保安二鎮以振歲飢而民不困敦重學政脩大成殿及門廡堂齋以至祀典諸神之祠宇壇塲邑之杠梁道路故者以新敝者以完覆者以崟甃者以堅諸廢既興乃葺其治事之廳廳之後為堂廳之前左右為分理案牘之所又其前為麗譙煥然奕然美於舊規始於丙子之五月而成於明年之九月凡所費皆出帑藏之餘而無斂於民雖勞民而民樂之既而其父老寓書於其邑進士徐英曰願子達之周太

史請筆之石英以示予予嘉君為政有序而聲聞達於上下則知古今之為是邑而無顯者是果繫夫邑小民貧哉譬之中下之田深耕易耨而所獲有不減膏腴之地者在人力而不在土地也予故為識斯廳之所以新而併詳其他績可録者使不泯焉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四